故居的黄槿树

◎ 薛伟雄

我的老家在海那边,故居在康边岭下,掩映在苍翠的树木丛中。故居后面曾经有一棵黄槿树,我们叫它槛蔴树,是娘当年亲手栽种,如今,娘走了,树也枯萎了。

今年清明,我携儿带孙回乡拜祭先人后,又回到当年种黄槿树的地方,兜兜转转。娘在时,每次回来,我总会在树底下与娘一起乘凉、话家常,享受天伦之乐。如今,这棵树虽然不复存在了,可这地方还收藏着娘的流年时光,留着我曾经的儿时印记。因此,每当我回到乡下,总会在此逗留,打开流年记忆,翻开往事。

黄槿树在我们乡下,是一种常见的栽种植物,它耐碱,易生,速长,不用三两年便枝繁叶茂,长出诗情画意来,树冠遮天蔽日。阳光洒在树上,呈现五彩缤纷,即便是烈日也变得柔和起来;雨落在树冠上,绿油油的一片解人心愁;风吹在树上,叶子随风起舞,风情万种,甚是娇娆,那一片片的叶子活似一颗颗跳动的心,牵动人的思绪。

黄槿树的叶子像心形,花色淡黄,呈钟形,分五瓣。每当花开时节,落花满地,甚是养眼怡人,微风吹拂,总会把花的芳香吹进心田,这就是大自然赐给我儿时的幸福与欢乐。

记得小时候,到了夏季,因故居老屋低矮,又密不透风,似火炉一样,娘总会在那棵黄槿树下,将一块木板,用几块火砖垫起,摆成简易的餐桌,让黄槿树见证我家一日三餐、有时是两餐稀饭的度日时光。尽管那时物质缺乏令我们眉头紧锁,可并没有剥夺黄槿树分享给我们的快乐。每当夕阳西下,娘的呼儿声,总会在树底下响起:“古仔(我的乳名)回家吃饭啊!”饭后,闲来无事,娘便顺手拾起落花,把其剥开,用左手握成虚拳,将花瓣放在虎口上,右指把花瓣稍微往下压,然后用右手一拍,随着“啵”的一声响,娘一辈子被生活锁紧的眉头,顿时得以舒展,脸上也开了花,露出难得的微笑。一旦夜幕降临,娘又在树底下点起煤油灯,让我做作业。娘守在旁边,一语不发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微弱的煤油灯火苗,既似在凝望着她苦命的沧桑岁月,又似是在凝望我的将来能给她带来新的希望……

在黄槿树底下,娘也发挥她的聪明才智,在这里安装了碓,作为平时舂谷米、舂节时舂米粉的劳作间。舂碓时她利用一枝低矮的树桠做为扶手,那时,我不会帮忙,却喜欢看娘舂碓姿势和动作。娘一脚用力踩在碓尾上,碓头扬起,娘的身姿也跟着一起一落。舂谷时,娘左手扶着树的枝桠,右手拿根竹竿,边舂碓边用竹竿捣翻着碓臼里的谷子,直到谷皮与米分离,把其掏出,用筛子筛出米来。娘在舂碓时上下起落、左右摇晃的身姿非常优美。而且舂碓时她手脚的动作非常麻利,一举一动配合得那样协调。这种特殊的劳作,在娘的身上展现得那么优美,活似一位下凡仙女在人间表演她的舞姿。因此,那时我觉得我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!

如今,娘远去了,树也没了,当年黄槿树生长的那块土地还在,永远留着母亲的体温,珍藏着我儿时的记忆。

故居的黄槿树啊,永远留在我的梦里!

母亲的扁担

◎ 如夏

老家房子的角落里有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扁担,光滑、圆润,泛着淡淡的光泽,那是母亲的扁担,已然多年没有使用了。每次见到它,我总能想起一串串有关成长的记忆。

夕阳斜坠,西边的云霞像上帝手中打翻的调色板,柔和的光线映照在母亲蓝色的确良衬衣上。母亲弓着腰走得飞快,她肩上的扁担两端各吊着一个盛满水的大桶,它们仿似两座大山,压得母亲的双腿微微地打颤。我跟在母亲身后一路小跑,心里想着母亲的肩头上那块厚实的老茧。瞅着从桶里泼溅出来的水在地上绘制出一幅幅形状各异的地图,我似乎听到干涸的土地喉咙里“咕咚咕咚”的吞咽声,声音里夹杂着母亲急速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,还有扁担摩擦肩膀的咿呀之声。母亲的艰难、勤劳、坚韧聚积在一根小小的扁担上,以一幅有节律、颜色、温度的图景长久地保存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母亲只有初中的学历,大道理懂得不多,只知道絮絮叨叨地念。家中姐弟四人,我是老大。母亲总和我说做大姐的要照顾弟妹们,一家人相互帮衬,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我从小外出求学,在家的时间不多,和弟妹们的感情有些疏淡。长大后,外出工作,姐妹几个相继成家,一家人像蒲公英一样散落各地。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念叨:“你大妹妹一大家子处处需要她张罗,老的老,病的病,没有一个可以搭把手的人,这日子是有多难!你二妹妹性子犟,有事也是在心里憋着,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丫头了。你做大姐的要多打电话开导一下她。小弟也是,打小就满嘴跑火车……”每每说起这些,母亲就满脸的愁容。我安慰她说:“他们长大了自然会走自己的路,愁有什么用呢?”母亲听了,脸色一变,敲了我一记脑瓜子,说:“你这个做大姐的,照顾弟妹的担子是落在你身上的,你是要扛起来的!”母亲话语中的斩钉截铁容不得我有丝毫的推脱。二妹妹新房子进宅的时候,母亲知道我们工作忙,打了几次电话过来,再三嘱咐要抽时间前去。如今想来,维系我们姐妹间的血脉亲情的那种根纤绳,一直靠母亲紧紧地攥在手里,幸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。

小弟高中选科的时候,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,坚持要报读他喜欢的音乐。他打小没有接受过一丁点的专业指导,任凭我们说破嘴皮子陈数利弊也没能动摇他半分。对于父母来说,艰难的不仅是高昂的学费,还有看不到将来的前程。母亲心疼弟弟,节衣缩食为他筹措学费,却从不在他面前流露出半点难处。我责怪小弟的不懂体谅,母亲却看得通透,她开导我说:“有梦想就让他去追,即便不成功,他也会有收获的,努力就好。”我知道的,母亲说的“努力”不单指弟弟,还有她自己。她为着实现与她的生活水平不相符合的孩子的梦想,而甘愿将自己置于水深火热的境况之中。这是母亲肩头上无形的担子,担子里浓缩着她对子女最纯粹、最宽容的爱。

我之所以会写下这些只言片语,与母亲也不无关系。小时候,我翻箱倒柜时发现了母亲珍藏在衣柜里的几本书。整日与扁担为伍的母亲,居然有藏书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对大开本设计、装帧精美的《红楼梦》分外感兴趣。母亲见我喜欢,便把那几本书都送给了我,并嘱我小心保管。时至今日,母亲教我诵读林黛玉的《葬花吟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在诵读声中,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小小的文学梦的种子,在成长这条路上,遇到困难时我总想起她说的那句话:有梦想就去追,即便不能成功,也总会有收获的。

母亲大抵是全天下大多数母亲的缩影了,她以坚韧、乐观的精神扛起生活的重担,在苦难里紧紧地领着儿女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,走出去。我想,那不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母亲的优秀品质,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优秀品质,更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得以屹立不倒,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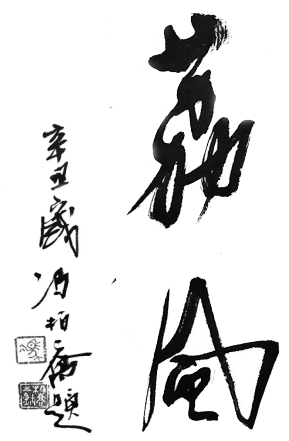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

◎ 黄欢

母亲吻过的苦楝树
开满紫色小花
天空中的云彩
惊雷里伤痕累累

端坐在山下的中年
从前那个未经世事的顽童
妈妈手中的柳枝条
今天如此柔软
云朵在下雨
我为母亲沏上半盏热茶

地底的老树根和母亲话着家常
枝桠上的青果子伸向无边的天空
漫山的艾草爬出妈妈的胸膛
我像孩子一样等待月光
让我们感谢春天吧
感谢逝去的妈妈又活了过来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

大地母亲

◎ 邓梅坚

那一年,外公去世了,我赶着回家看望母亲。见到母亲的那一刻,我心痛地发现,母亲已经显出苍老的疲态了。我站在她的面前,比她高了一个头,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,对比之下,更显出她的单薄和瘦弱。

刚经历过失父之痛的母亲,却收敛起她的悲伤,拿起了那把熟悉的锄头,拖着一身疲惫出去干农活了。我觉得一阵阵的心痛,却不知用什么语言去劝慰母亲。她不让我跟着去,或许,她只想到那熟悉的土地上去,一个人静静地挥霍着她的悲伤。

朦胧中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平淡的一生——一个普通农妇的一生。卑微、渺小是她的标签。她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,没读过书,不识字。再大一点,嫁人,生儿育女,与大地天天接触,嗅闻泥土的气息。再随后,老了,抱上了孙子,偶尔也会和媳妇斗点口角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波澜不惊,平淡如水。忽然,在一天夜里——就如外公一样,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权利,回归到尘土中去。就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……不不不,不是这样的!我的母亲会长命百岁!

望着母亲扛着锄头远去的背影,我又敬佩不已。生活给了她无尽的苦,她很弱小,却一直是那么的顽强。以前,母亲为了生计,每天早上蹬着三轮车出去卖青菜。母亲的车技并不好,一直以来,她骑自行车连带个小孩子都是不敢的,但她在大地堂练熟了踩三轮车后,她的车上却载满了一车的青菜!有一幕,深深地印在我的的脑海里:那天,母亲刚艰难地蹬着三轮车爬上拐弯的那个小土墩,迎面飞来一辆摩托车。母亲一惊,急摆车头,连人带车翻在地上,那个人却扬长而去。我目送母亲的背影,见状急奔过去扶起她,却发现她的左脚正好压在一块石头上,鲜血直流!接下来的几天,母亲都是拖着伤腿来回找着生计……

母亲干活回来了,手上抓了一个鸡,说道:“你出去工作了,难得回来一次,吃个鸡补一补身体。”其实,她更需要补补身体!

这次回家是想接母亲出去散散心,但母亲不肯。以前,她也不肯随父亲到外面去,其实就是不忍心扔下读书的我们。直到一次很偶然的机会,她才去了一趟东莞。她把这一份压力化作动力对我说:“如果将来你读好了书,有能力了,你再带我出去游,开开眼界,我更开心!”没有读过书的她,却教会我第一首励志的诗:“月头(太阳)出来晒崩天,又要看牛又要犁田边。又要耕田揾(找)米煮咯——,又要读书中状元!”而现在,我已经有能力带她出去游一游了,她却还是不肯去。她说:“算了吧,这里才是我根。我一天不拿锄头,就会觉得不舒服。”

在厨房,我再一次要求接她出去。她只说了一句话:“外面的世界是你们的,而我的世界,只属于这片土地。”说完,她便转过身去忙着煮饭。看着她忙碌煮饭的身影,不由得想起以前母亲为我煮早餐的情景。那时候我和弟弟还在读小学,有很多同学都没有早餐吃便去上学了,最多也就是炒炒前天的剩饭吃。但母亲总是比我早半个小时起床,然后煮面条给我们吃。不论严寒酷暑,从不间断。特别是在大冬天,她早早地起床了,披着旧棉衣,戴着一顶旧式的棉帽,轻手轻脚地洗着锅,烧着柴草,不时烘一烘冰冷的手指——母亲很瘦,其实挺怕冷,但为了我们的早餐,却冒着严寒毅然摸黑起床。煮熟面条,立即又给我们烧热水刷牙、洗脸。当我们洗完脸,母亲已晾好面条等我们来吃了——面条不烫又不冰,暖暖的,刚好入口。这一顿面条,曾让多少小伙伴们羡慕啊!

母亲为我们操劳着,洗衣、做饭、搞卫生,简简单单又重重复复,母亲却无怨无悔。曾经我认为,孝敬父母是长大的事,现在看来,它更像是美丽的谎言。我虽然长大了,但能为她做的,却是少之又少。母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半点,甚至是样样为我们周全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母亲啊,耗尽一生,源源不断地给予我大地般厚实的爱,温暖着我同样普通的人生!

笑,像长春花儿那样

◎ 张玉婵

那天回到老家,昔日姹紫嫣红的院子已变得空荡荡,那个瘦弱而忙碌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。心头凄然,我转过头,瞥见墙角有一株长春花:几朵纤弱的小花,在凄风冷雨中盈盈浅笑。我呆呆地看着,眼前的花儿忽然变成了母亲慈爱的笑脸。我不禁潸然泪下,思忆便混着雨水和泪水,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

我七岁那年,父亲在围墙边砌了个花圃,母亲很快就栽上了长春花花苗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稀疏幼嫩的花苗渐渐变得繁密拥挤。有天清晨,我起来走进院子,忽见微明天色下,长长的花圃变成了花溪。晨风拂过,绿色的溪流缓缓流淌,无数鲜妍的花儿在水面上轻轻荡漾。那小巧的花儿,花心深紫,花瓣紫红、扇状,说不上有多秀丽,可朵朵花儿汇聚起来,却灿若星辰,让朴素灰暗的院子,一下子变得光彩熠熠。我不禁惊呆了。

母亲说,长春花又名日日新。我听了很好奇,每天早起都要看看它有没有开花。而它从不让人失望,日日花开,热烈恣意。“一枝才谢一枝殷”,往往这一株花儿还没凋谢,另一株花儿已灿然绽放。它没有兰花的脱俗出尘,没有茶花的文雅秀气,更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。可是,“纵使牡丹称绝艳,到头荣瘁片时间”,而长春花,“一丛春色入花来,便把春阳不放回”。一年四季,不管赤日炎炎,还是风雨交加,只要有适量的水和土壤,它就能花开不断。平淡似水的日子,因为它而变得活色生香。

长春花日日盛开,种花人也勤劳不辍。每天一大早,母亲就起来挑水,煮早餐,喂鸡……而我给长春花儿浇过水,吃碗白粥或几条番薯,便美滋滋地上学去。母亲也扛起锄头,走向田间。放学回家,长春花在晚风中摇曳浅笑。母亲有时迟迟未归,有时带着一身疲惫归来,又抢着去淘米、洗菜、炒菜,等到她端上平时难得一见的菜肴,如豆豉炖肥肉,我们乐得又跳又叫。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风卷残云,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块。我常常想,不管生活多么艰难,母亲始终微笑面对,勤勤恳恳,她不就是一朵长春花吗?

寻常的长春花,平凡的母亲,有时却令人刮目相看。我读初二时,有天不小心碰到杯子,左手手背被烫得又红又肿。傍晚回家,母亲见我疼得龇牙咧嘴,怜惜极了。她戴起手套摘了一些长春花,又出门挖了一些毛冬青的根皮,然后将两者一起煎水。煎好后,倒进一个鸡蛋的蛋清,拌匀后,拿根鸡毛蘸药汁轻轻地涂在我的手背上。反复涂了多次,灼痛感不断消退,第二天竟然不红不肿了。每每回忆起这件事,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幕:母亲戴着手套边摘花边叮嘱我,长春花的花茎有小毒,不能直接用手去摘。我听了,吓得忙退后好几步。母亲哭笑不得,说:“戴着手套摘就没事。这花用处多着呢,不仅可以治烧烫伤,还可以治疗高血压、痈肿疮毒和多种癌肿。”见我既惊讶又惋惜,母亲便笑着说:“这花很聪慧,既有益于他人,又懂得带点小毒来保护自己。你跟它学着点啊。”是的,长春花是聪慧的,母亲也是极有智慧的。我多庆幸,在成长的过程中,始终都有长春花与母亲的陪伴和指引。

三年前,一个风雨凄凄的日子。父亲刚做完手术,瘦弱得直不起腰,一直陪护的母亲也心力交瘁。回到家,看到院子里长春花东倒西歪,遍地都是残花败叶,我不禁落下泪来。母亲忍着伤痛安慰我:“不要哭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微微点了点头。风雨过后,母亲将长春花的残枝剪掉,又把倒伏的花株扶起。第二天,我一早醒来,信步走进院子。没想到长春花已抖落一身风雨,亭亭玉立,还开出了几朵巧笑嫣然的花儿。我不禁慨叹:“这长春花真的好坚强。花犹如此,我又有什么理由悲观消沉呢?”母亲微笑默许。

我以为长春花会一直开下去,母亲也会永远陪伴着我。没想到,在一个万家欢乐的日子,母亲竟然溘然长往。办完后事,回家看到长春花灿若云霞,只觉心如刀绞。父亲为免睹物思人,忍痛把长春花拔掉了。

回老家一趟,没想到长春花竟然重生了。看着眼前含笑不语的长春花,我想,寒冬总会过去,面对生活,我也要笑,像长春花儿那样。

一个都不能少

◎ 梁山

这几年,每到母亲节那天,网上都有一段视频冲上热搜,画面中母鸡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骤雨中,为保护鸡崽,任由风吹雨打成了“落汤鸡”,而腋窝里呵护着的六七个小鸡安然无恙,令人无不为之动容。我想到了我的妈妈,她就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用生命来呵护孩子的伟大的母亲。

妈妈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几里外的村庄嫁入梁家。那时候因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,爸妈的生育能力强,原本想多生几个女孩可以帮忙家务,结果除了最大的是女孩外,连生6个男儿,这在四邻八乡并不多见。如何把这么多“化骨龙”养大直到成家立业,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记得在1970年夏天,有个交际能力强、经常“走留散”的远房亲戚,跟我爸说肇庆高要有一户人家想收养男孩,建议送去一个,以减轻负担。爸爸未征求妈妈意见就答应了。那天烈日炎炎,妈妈与其他生产队社员正在番薯地挖番薯,远房亲戚要来带走二哥了,妈妈知道后,飞奔回到家里,将二哥抱到怀中,坚决不同意送与他人,锵锵有声的说:“我每个仔女都是自己身上掉下的骨肉,别指望我会送人,一个也不能少!”妈妈向来说话都是低声下气的,这样高嗓门的声音令在场的人都有点愕然。远房亲戚自讨没趣地带本村另一个孩子走了。

妈妈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按农村的说法,妇女产后,都要坐足月子(30天),否则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,但妈妈每次产后,都是第三天甚至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,为的是赚几个工分,营养也跟不上,结果落得一身病痛。每次身体不舒服,妈妈都为了不花钱,自己根据土方去寻找草药熬食,长此以往,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,本来如果营养跟得上,也没大不了的问题,但妈妈总是把好吃的先给孩子们,等孩子们吃完,自己才吃剩饭剩菜。为了解决孩子小、劳力不足问题,每当农忙时候,妈妈还到外家动员舅舅过来帮忙插秧、割禾,甚至牵着耕牛来帮忙种地。后来,家里开始编织竹笠,全家都得动员起来,妈妈身体不好,但没有做旁观者,而是作为重要支柱之一,白天去生产队劳动,回来煮饭炒菜给孩子们,并做完家务之后,马不停蹄参与到编织分工中来,还经常是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妈妈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。

妈妈是一个家庭观念十分强烈的女人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的三个哥哥陆续娶回了媳妇,本以为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,但二嫂三嫂过门不久后,各打各的小算盘。爸爸深谙问题症结所在,认为只有分家才能解决,但妈妈坚决不同意,认为这些年轻人不会持家,认为人多力量大,所以每次爸爸提出分家,妈妈都哭得死去活来。妈妈拗不过,最终还是分家了。分家后,她们的积极性提高了,生活也好起来了,陆续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,事实证明爸爸的决策是正确的。但妈妈依旧过得很辛苦,即使身体不好,每天仍得自己去几百米远的水井挑水煮饭、洗衣服,原来硬朗的身躯,被压得有点驼背了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妈妈的慢性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,咳嗽经常夜不能寐,她就索性不睡觉,忍住痛苦,爬起来做家务。慢慢地,妈妈的身体吃不消了。1984年春节过后,妈妈拉了几天肚子,初七一大早我们就到公社卫生院请来医生,不幸的是,可能是用药过猛,妈妈摔了一跤后便离开了人世,享年60岁。

母亲的相思林

◎ 刘永亨

从前,在我家屋后的一个叫背岭的小山包上,有一片相思林。

这片相思林是我母亲的杰作,更是我兄妹四人童年的幸福乐园。那时,我们四人常到相思林或放猪,或捉迷藏,或玩游戏,或砍枯枝扫落叶当柴火。蝉鸣时节,我们到林中捕蝉。相思树花开季节,我们在那里看花落闻花香。

后来因为家里盖房子,父亲准备把那片相思树全都砍下来,母亲不忍心全部砍掉,劝父亲留下前面一排,那排相思树才有幸留了下来。

再后来,我家拆旧建新,因为要降低地台,不得不把屋前那排相思树砍了。相思林荡然无存,让我怅然若失,毕竟这里留下我太多的记忆和欢乐,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令我感到欣慰的是,没过几年,在观青桥头旁边的沙洲上长起了一片相思林。这里土地肥沃,用水方便,我勤劳的父母先后在这里种过青菜、冬瓜、苦瓜、豆角、番茄以及四季豆等蔬菜和番薯、芋头等。无论种什么,都有好收成,卖相又好,总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个时候我兄妹四人都出去工作了,父母也已年纪大了,兄妹们虽然反复劝说父母不要再干重活,但父母就是不听。结果问题出来了,母亲从又陡又滑的河堤跌倒,摔伤了腿,这样她才勉强答应不再耕种那块土地了。母亲遗憾地说,那么好的一块地,丢荒了怪可惜的。父亲说,那就种些桉树吧,桉树可以卖钱,母亲却说,种就种相思树吧。这样,观青桥头又长起了一片墨绿的相思林。

观青是我的家乡,沙琅江从观青东边蜿蜒而过。观青山清水秀,物阜民丰,人杰地灵。我每次回家乡,每当经过观青桥头那片相思林,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或者车速,默默地向相思树行注目礼。微风过处,树枝迎风摇曳,仿佛母亲向我招手,刹那间,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。如果不是赶时间,我会走下高而陡的河堤,钻进相思林里,任由江风吻着我的脸,尽情呼吸新鲜空气,慢慢享受花草的芳香,静静看着沙琅江流淌的江水,痴迷地回忆童年快乐时光,顿觉神清气爽,压力尽释。

母亲对相思树情有独钟,或许是借相思树寄托对儿女们的思念和牵挂,或许是借相思树让儿女们思念亲人。记得十五岁那年的秋天我考上了电白二中。电白二中离我家不远,约四公里。到二中读书虽然不算出远门,但毕竟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,母亲放心不下。上学那天,母亲含着泪,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到观青桥头。当我走过桥之后蓦然回首时,看到那边桥头上母亲瘦弱的背影,鼻子一酸,潸然泪下。后来,我到更远的地方求学和工作,甚至在外成了家,我劝母亲不用再送我了,但她还是坚持含着眼泪送我到观青桥头。直至我有了摩托车和小汽车,她才在家门口目送我离开,临别时,我还是隐约地发现她的眼里依然噙着眼泪。

但愿母亲的相思林长留,留住母亲的思念,留住游子的乡愁。